

近来的天气非常好,我喜欢上了骑单车上下班,一路穿过人山人海,一抬头便可看到湛蓝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。

“舒卷意何穷,萦流复带空”,最近的云有一种轻盈含蓄的美,它没有那么暴躁,也没有那么阴沉,它安安静静,舒卷曼妙,如少女在天空中编织着美梦。常常沉醉于如此诗意的天空之下,忘却了身旁车来车往的喧嚣,只觉天地静谧,处处皆美好。

春天看花,夏天观云,秋天听雨,冬天赏雪。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美,只要我们愿意放慢脚步,愿意用眼睛去看,用耳朵去听,用心去感受,哪里会失去自然给我们的这份馈赠呢?曾和一位友人一起在湖边观云,他说:“云生于水,再化为水。水从云再化为水,柔情循环往复,我们来回一趟,也应如此。”那时,他望着天空的云,我望着水中的云,我们的眼里装着柔情,心里也有一片天空,也有一片湖水。

有人说,云如缘,缘在则云聚,缘尽则云散,不必攀缘,不必纠缠,云卷云舒自有天意。我们和他人的关系,如果能像云一般,有形不聚人,无须去随风,想必会少了许多烦恼,多了许多从容和淡定。

世人的爱恨嗔痴,云在天上看得一清二楚,但它不言语,它知道终有人会写下“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,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,你不必讶异,更无须欢喜,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,你有你的,我有我的,方向;你记得也好,最好你忘掉,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……”

我总是一个人在行走,一个人在观赏,但并不寂寞。天空给我的惊喜太多,足以让我的路途充满欢乐。某天早上,我沿着轨道交通四号线的方向骑着,忽然在穿梭而过的地铁上方看见了一轮月。清清淡淡的月,浩浩荡荡的天,白白净净的云,那景色让我驻足良久。日月同辉,虽是一种自然现象,但世人行色匆忙之中,哪里瞧得见?他们在日头里低头刷手机,处在繁杂的事务中,连自己都会忘了,自然也不想起在天气晴朗的秋日里,可以望见日月同时出现在一片天空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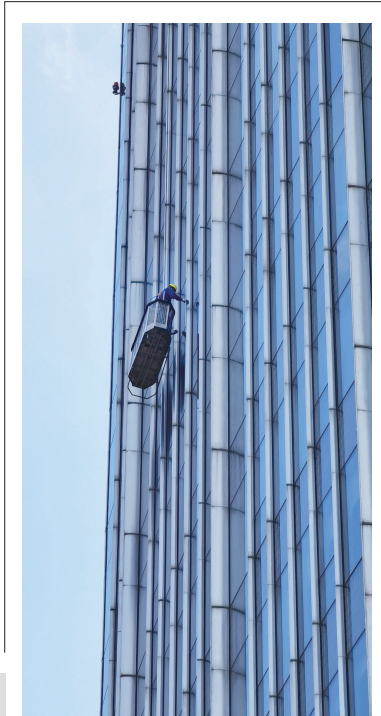
我痴痴地望着,欣喜地拍照,记录下那美好的一刻。而我的那份无法言说的欢喜,天空中飘浮的云,它懂。它和月不远不近,我离月很远,我离云很近。

傍晚时分,骑着单车回家,一路向西。夕阳仿佛是魔术师,给云朵着了五彩的色,让天空变得绚烂无比,仿似置身神秘王国。我将车骑得很慢很慢,只为多看一会儿,看飞鸟划过天际,消失在远方的云里……有时,我甚至会停下来,站在桥边看着夕阳西下,河水倒映着红一片黄一片的天空。

正是一人陶醉于天色之中,我才明白王维的诗句“兴来每独往,胜事空自知。行至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。生命中有许多景色,不宜与他人共赏,亦有许多心境,不能与他人说。总有人问我,为何选择在魔都打拼,凭己之力,奋斗多年都可能买不起房子,一直漂泊无法安定。的确,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姑娘,做着平凡的工作,无法光鲜亮丽地站在人群中,可我一一样拥有欣赏落日的权利,甚至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懂得暮色下魔都的美。

即便再过几年,我还是孤身一人,兴许会收拾起行囊回到老家,但我一定不会后悔,我来过上海,在这座繁华的城市,晓看天色暮看云。我有我珍贵的体验,我有我收藏的美好瞬间,那些足够丰盈我的灵魂,让我的生命如云般精彩,此生可爱不留遗憾……

洗天 摄影 陈静



马迭尔的218房

冯丹龙

7月末,我参加全国政协东三省调研,第一站是哈尔滨。我提前抵达,怀着崇仰的心情入住马迭尔宾馆。“马迭尔”是俄语音译词,意为摩登的、时髦的、现代。马迭尔宾馆由俄国籍犹太商人约瑟·开斯普建于1906年,1946年4月哈尔滨解放后,被中共中央东北局作为招待处使用,是当时解放区的政治会议中心。74年前,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息息相关的重大国事活动在这里举行,一份具有特定标志意义的政治文件在这里达成,人民政协从这里启航!我的祖母李德全先生作为新政协筹备活动民主人士之一,曾下榻于马迭尔宾馆的218房间。

步入大堂,迎面就是一块“新政协在哈尔滨筹建活动”的展示牌。宾馆特意将我安排在218。走出电梯,沿着长长的红黄相间地毯,两侧是古色古香的木质墙面,让人感受到百年建筑原汁原味的精致。经过的客房门上挂着特制的铜色铭牌标注,记载着民主人士曾经下榻过的房间:“201,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、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1949年2月,下榻于此房间”;“202,1948年民革主要创始人何香凝女士曾下榻于此房间”;“205,

贺子珍女士1947-1948年曾下榻于此房间”;“206,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先生1948年9月曾下榻于此房间”;“212,爱国民主人士章伯钧先生1948年10月曾下榻于此房间”;“214,民主爱国人士许广平1949年2月曾下榻于此房间”;“215,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1948年10月曾下榻于此房间”……最后,是“218,爱国民主人士李德全女士1948年11月曾下榻于此房间”。我驻步门前,久久凝视着这块铭牌,怀着对先辈的敬仰,轻轻刷卡打开房门,心中默默念道:“奶奶,您的小孙女来啦!”

这是一间典型的欧式房间,温馨舒适,拉开窗帘有一个出挑的阳台,向下望去是马迭尔精酿啤酒屋的户外餐区。我伫立在窗前,想象着奶奶在那个房间是如何度过她那艰难的人生时刻……1948年5月1日,中共中央发出了“五一口号”,“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,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,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”。当时立在美国纽约的祖父冯玉祥将军响应号召,决定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。毛主席、周总理批准,指示当时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同志拨出专款,从苏联租了“胜利号”邮轮接祖父回国。1948年7月31日,祖父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,带领全家登上“胜利号”,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。然而,祖父不幸在黑海遇难,遇难的还有我的小姑娘,他们牺牲在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夜。

为完成祖父的遗愿,祖母李德全告别了留在苏联读书的姑姑和爸爸,强忍失去丈夫和爱女的悲痛,怀抱着冯玉祥将军的骨灰,与秘书赖亚力一道乘火车回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,与第一批“北上”的民主人士会合,下榻在马迭尔宾馆218房间。

难以入睡的我,坐下来打开电脑,开始查找相关的史料。章同在《新政协在哈尔滨的筹备活动》一文中记载:“是日晚时分,高岗、林枫、李富春、蔡畅和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,在哈尔滨火车站迎

看楠楠的作文,活泼且轻松。我就一直充满好奇,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,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作文。直到有一天,我见到了楠楠的妈妈。

在一家培训机构,楠楠的妈妈带着二宝妹妹过来接楠楠。坐在教室外等候孩子下课的几个妈妈,都在逗楠楠的妹妹玩,妹妹长得真可爱,皮肤白皙,估摸三四岁。楠楠的妈妈问小女儿:“你的糖果要不要分给阿姨们吃呀?”小女儿声音清脆地回说:“要!”妈妈说:“那你

楠楠的作文

庄琼

妈妈带着二宝妹妹过来接楠楠。坐在教室外等候孩子下课的几个妈妈,都在逗楠楠的妹妹玩,妹妹长得真可爱,皮肤白皙,估摸三四岁。楠楠的妈妈问小女儿:“你的糖果要不要分给阿姨们吃呀?”小女儿声音清脆地回说:“要!”妈妈说:“那你

英文中有一个词叫“white lie”,直译为白色的谎言,中文应叫“善意的谎言”,意思是出于某种好心而撒的谎。最近,在美国的儿子就对我撒了这么一个谎。

起因是我要从加拿大去美国和他一起休假几天。作为东道主,儿子订了酒店并告诉我:“价格和往常差不多,再便宜的就很偏远了。钱我已经付了,你不用管,只需入住即可。”临行前我简略浏览一下酒店,却无意中发

现价格很贵,是儿子说的几倍。我当即打电话给他,儿子马上承认这是一个白色谎言:“怕你嫌贵没敢说。一路开车过来挺辛苦的,应该住得好一点嘛!”我却心疼钱:“你又乱花钱!这么贵,睡一觉眼睛一睁就没了,不值得的。你把它退了吧,否则我宁可睡在车上!”争执不下之间,儿子忽然说:“你怎么变得跟外婆越来越像了呢?”

儿子外婆的故事我以前是当作笑话来讲给儿子听的。那时外婆刚从乡下来上海帮我带孩子,而我那时也正年轻爱美,赶上了改革开放后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,一逛商店就买回各种奇形怪状的时髦产品,于是便常遭外婆数落:“你又乱花钱!工作了几年也没攒下什么像样的东西。”她指着一件当时流行的“小一号”的短袖衫说,“这巴掌大的一块布,要这么多钱!一点都不值!”

有一天我兴冲冲地买回一双皮鞋,外婆得知价钱简直愤怒了。我嘟囔了一句:“这可是小牛皮的呀!”

了携冯玉祥骨灰回国的李德全。”李德全向欢迎她的朋友和同志们说:“冯先生的志愿是回到解放区,参加人民民主革命。现在遭遇不幸,他未能亲自看到现实,我把他的骨灰带回解放区来,以实现他的心愿。为了参加革命,我勉励自己要踏着冯先生的脚印,完成他的遗志。”

拂晓时分,我上床入睡,呼吸着74年前奶奶在这间房间的气息……

第二天早晨,我走遍了马迭尔宾馆的所有楼层,驻步在每一个带有铜色铭牌标注的房间前,通过微信扫描铭牌上的二维码,聆听带有中文、俄文和英文的解说。午后,马迭尔集团副总经理刘玲女士和康老师带着我参观了一楼大厅“新政协在哈尔滨筹建活动”展区。当来到最后的展板时,陪同参观的几位同志几乎异口同声地说:你和你奶奶太像啦!那就跟展板上奶奶的照片合影吧!

今年是中国共产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政策100周年,在这样的时间点到马迭尔宾馆回望历史,感受那浓浓的爱国情怀,对我来说,意义非凡。

外婆急了:“买一头牛才多少钱?!”从那以后我改变策略,每次说的价钱都在原价上去掉一个零,母女这才逐渐相安无事:我尽享购物的喜悦,外婆则以为我有了孩子后学会了过日子,也甚为欣慰。

没想到儿子居然把我当年对付我母亲的白色谎言用在我身上。岁月匆匆,我的母亲已经不在,几十年兜兜转转,蓦然回首,我从当年喜欢逛街购物的年轻人,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持家过日子的当年的外婆,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——我可不想日后儿子再把我的故事当笑话讲给孙子听啊!

电话里跟儿子一番感叹,我终于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儿子的安排。

而一旦入住了酒店,发现心里还是很欢喜的。这是一家特色酒店,有一两百年的历史,本身就有很多故事。我饶有趣味地探索了酒店的历史沿革、建筑设计理念,在那些特别的地方免不了各种摆拍留念,非常尽兴。儿子见我高兴,觉得尽了孝心,钱花得也值了,母子皆大欢喜。

俗话说,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同样的,每一代人也有各自不同的消费观念。现代年轻人更注重活在当下,只要花的是自己的钱、正当的钱,哪怕做个“月光族”谁又能说什么呢?花光了他们自然会去想办法挣,挣不到自然就少花了,用不着我们上一代人杞人忧天。关键是他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唠叨而改变,那我们又何必去指手画脚、自寻烦恼呢?倒不如和他们一起享受一下,大家开心。

我四岁起读私塾四年,换了三位先生。

第一位是我的三姑爷爷,何姓,个子不高,五十上下,脸型和我祖父相像,有点清朝皇室贵族的上宽下窄的那种。东西两间厢房,中间客厅,是读书的地方,孩子们围着一张大八仙桌,人小跪在凳上,只能趴在桌上写字,毛笔字写得鬼画符似的,笔画不正,可想而知。一个大天井里有两只大荷花缸,夏天闻荷香,秋天剥莲蓬。也许我们还小,从未受过一次训诫。至今还记得的,有两件事。先生家的西厢房是敞开的,那是他和三姑奶奶的卧房,明式的床,床前有踏板,四围床架朱漆,亮堂堂,雕龙刻凤,甚是豪华,大约都是亲戚家的孩子,可以进去耍耍。而东厢房一直紧闭着,从不让孩子进去。只有一次,门虚掩,好奇的我推门而入,啊呀,里面有几十个大小不一的木箱,靠门的两只,盖子掀开,里面都是书,让我见识到什么叫藏书。后来我有藏书的爱好,也许和这次经历有关。还有一件事,我和我哥的学名就是三姑爷爷起的,哥叫云龙,我叫云卿,文武立判。这两件事都伴随我一生,如何能忘!

三姑爷爷家居深巷,离我家远,一年多,便换了一家。第二家私塾离我家也就隔了十几户人家,在一条街上。先生年纪轻,穿细布长衫,整天拿着戒尺。他家的房子大而粗疏,没有天花板和地板,是泥地。他的大儿子和我哥一样大,不好好读书,完不成两张毛边纸的毛笔字,背不出千字文,那肯定要把手伸出来,“pia! pia! pia!”至少三记!他绰号“鬼见愁”,可见顽皮之程度。房子西南角有一露天粪坑,那天课余,我沿边蹲坑,鬼见我来了,面坑小便,快完时,他用脚轻轻踢我,企图将我踢进粪坑,谁知我脚劲好,反应又极快,用手推了推他的脚蹠,反将他推进粪坑。幸亏不深,鬼见愁头颈露在上面。这时只见先生拿着火钳来掀他耳朵,我看了要笑,火钳能把人掀起来?先生原来是个书呆子。后来不知谁拿来木棍,拖他上岸。先生因平时欢喜我,也知道他儿顽劣,并不苛责。但我妈妈还是把我领回家了。这位先生姓甚名谁,记不得了。

第三位先生姓管,年纪不大,面色灰暗。房子最小,院子很大。有高的围墙,走进木门,便是葡萄架,里面长满花花草草,全是师娘的劳作。二人无后,领了一个女孩。镇上的人叫师娘为“新娘子”,一直叫到老。管先生从不教我们识字写字,因为巷子对巷子,两家距离近,进进出出,到处玩耍,十分自由。据说管先生嗜烟,不久死了。其实这段私塾生活,并不正宗。后来我上公立小学了,那女孩也 came 上小学了。

这是我1944年到1948年间的童年生活,真正读到点书的,还是在三姑爷爷家,在那里背过三字经。

七夕会

楠楠不管人物

描写或是心理描写总是那么形象,活泼,真实又灵动?我恍然大悟。原来,妈妈日常生活中说过的话,在孩子们的心里是有记忆的,慢慢地,孩子自然就养成了细致观察的习惯,内心绵延出童趣和美好来。

每一个降临于人世的孩子,个性都千姿百态。但是,那些小时候听过的话,会伴随你长大,长大之后便成了自己的回忆。的确,童年的记忆最深刻。那些话,每天都要与我们发生关联,它的背后都有一个人,一个家,一段记忆,一个故事,这样的童年是多么富有和饱含温暖的记忆。